

# 历史文化名城蕴育出的走西口作家



——记代县籍著名作家冯苓植

作为“文坛的游牧者”，时而大写京味小说，时而大写荒野小说，又时而大写现代派小说，冯苓植在文坛已经纵横驰骋了60多年了，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好多作品在国内屡获文学大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文、乌克兰文等多种外文。

冯苓植幼时随父母颠沛流离，先后在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生活过。1949年随父母迁居内蒙。15岁在内蒙简易师范毕业后即到呼市一所小学教书，于1959年19岁时创作并发表了第一本小说集《骆驼上晃大的孩子》，之后因舞文弄墨被下放到腾格里的大沙漠旁和草原工作多年。在无边的孤寂中，在无边的失望里，他并没有被打压所击倒，陪伴他的就是那些憨厚的永远不会说话的骆驼。多少年后的今天，冯老还是对骆驼情有独钟，他说他对骆驼的了解远比对人的了解多！

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他所在的盟的宣传部长到他放牧的牧点下乡，想起这个当年声名响亮的少年作家，让冯苓植离开了孤寂的沙漠，把他调到所在盟的歌舞团做编剧。十年文革期间，冯苓植偷偷摸摸地在毡房里、宿舍中躲开各种监督和审查，于黯淡的灯光下利用旧公文纸和废稿纸背面写下十余万字的手稿。

1977年整个中国天空上的乌云开始散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草原组稿，一眼就看准了这个尽情抒写的草原赤子。《阿力玛斯之歌》很快出版，一发行就是120万册，接着就是《神秘的松布尔》，短短几年间连续出版三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而且一部比一部火。因那时电视还没进入百姓生活，广播是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于是千家万户的广播里开始了冯苓植的连播。

上世纪80年代，冯苓植进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动物小说、市井小说、京味小说、荒诞小说……轮番上手，《驮下》《驮峰上的爱》《虬龙爪》《落草》《黑洞》等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喷涌而出。其中，《驮峰上的爱》以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征服了全国的读者摘得1983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大奖。

“以草原为发射架把自己送上了文学的轨道”（蒋子龙语），冯苓植崭露头角后走出了广阔的创作之路，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国内读者和国外文化人士所认识和喜爱。从70年代末开始，他的作品先后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上海等省市和全国一级文学刊物文学奖及文学杰作金奖、文化基金金奖，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内蒙古大学、北京大学将他作为文学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在文化交流方面，他与多个国家的作家进行交流互访，先后应邀出访了巴基斯坦、意大利、日本的一些文化机构和团体，将他的文学主张和理念、家乡的民俗风情推向了世界各地，为国内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应有贡献。

离休以后，冯苓植居家养老20余年，每天仍笔耕不辍；对家乡给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为家乡捐书籍1万余册；对家乡一批文学后辈和热爱文学的青年予以热忱指导和帮助，电话询问、随时点拨、彻夜长谈、推荐文稿……；耄耋之年，仍甘当铺路石，与山西著名作家马烽合作，勤力推出《雁门文丛》系列作品集，不但使故乡的文学作品走向全国，也走向世界；使黄凤、张卫平、王国伟、杨遥等一批后辈作家脱颖而出，走上文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给了我们家乡以无穷的精神财富！



纪律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之治本之策。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关于加强党纪国法教育的部署要求，强化党规党纪的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代县纪委监委推出“以案释纪、以案释法”专栏，生动形象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帮助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挺纪在前，厘清纪法盲区。

第一期：

给“封口费”阻止他人揭发，是什么行为？

条例原文：

第五十七条 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案例：

汪某，某县工商局长，中共党员。当地纪委在接到关于汪某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红包”的举报后，要汪某到纪委把情况说清楚。因担心受处分，汪某向组织隐瞒了真实情况，否认存在举报中所说的问题。之后，汪某想到，中秋节前个体老板赵某等人约他吃饭，席间赵某还送了他一个装有5000元钱的“红包”。汪某反复思量，觉得举报人反映的可能就是这件事。于是，他约赵某见面，退还了5000元钱，另外还多送给赵某5000元，想借此封住赵某的口。结果，给组织调查在客观上造成了困难。

以案释纪：

汪某满以为可以用钱消灾，殊不知自己这一行

鼠年的春节，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整个假期，人们都被来自武汉的疫情牵肠挂肚。昨天还是9720例感染者，今天早上醒来就成了11823例，着实叫人揪心。

再小再难，每年都要为乡亲们免费送挂历、送春联，县里的公益事业，几乎每一次都有他的身影。这个春节，他的兴民超市一直坚持营业，货源再紧张，他都坚持平价销售，员工请假，他就带着妻子和弟弟一起当柜员。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久力和程兴。这是县里的大企业，平时交道并不多，除了几次企业观摩，再没有什么交集。更何况，这两个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外地人，这个时候不在代县也是个未知数。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沈总打来电话：“我们久力刚刚开完紧急董事会，今天下午去市红十字会捐200万，

县里我们再捐100万，员工们也在自发组织捐款，到时候我们一并捐给县里。”程兴的冯总不像个江苏人，说起话来爽快直接，反倒像个北方汉子：“疫情防控是国家大事，咱中国人不支持谁支持，我们程兴捐100万。”

就这样，短短两天，不到48小时，430余万元的捐款和物资就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捐赠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二平把1万元转到工作人员微信上，叮嘱我们务必替他捐给县红十字会。文质彬彬的赵总突然出现在现场，留下2万元又悄然离开。拿着1万元的生活物质清单，正丽一再解释：“这段时间超市货源紧、现金流少，捐这么点东西实在是拿不出手啊。”

说实话，这几年跟这些民营企业的老总们打交道，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咱两个人挣钱，养活一个孩子都觉得挺难。我们的民营企业，无论是哪个行业，他们都有一批员工要养活，一批产品要呵护，一批市场要供养，他们得像猎鹰一样，时刻保持警醒、寻找商机，他们的每一天，都充满挑战。一个个看似光鲜的身影，其实比我们匆忙了好多，也艰辛了好多。他们的人生，每一位都称得上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哪怕是捐了一只口罩，都足以让我肃然起敬。钱和物，可以论价，真爱，从来无价。

简短的捐赠仪式结束，我以为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一位陌生的男子却走进了我的办公室。简单的寒暄之后，他说他也是来捐款的。目送他离开之后，我突然间有一种想为他们说点什么的感觉。那就撰文以谢吧。

为可以说是错上加错。汪某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红包”，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党的纪律，其后的种种行径更是一错再错。抛开别的不讲，仅就“多送给赵某5000元钱，想借此封住赵某的口”而言，应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汪某在接受组织谈话后，怕违纪行为暴露，给了个体老板赵某5000元“封口费”，其行为虽符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他人财物的客观表现，但其主观方面是为了阻止赵某检举揭发、提供证据材料，从而达到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目的，侵犯的客体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监督执纪问责，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审查更是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把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包庇同案人员的；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等行为纳为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行为，进一步严明了政治纪律，为广大党员划出了不可触碰的底线。（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另  
一  
种  
感  
动

◆  
一  
梅